

可爱的考拉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爱的动物之一,它既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又是澳大利亚奇特的珍贵原始树栖动物。但现在考拉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2012年4月30日,澳大利亚环境部长托尼·伯克宣布,政府将把栖居在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和首都直辖区的考拉列入濒危保护动物之列。澳大利亚民间也在展开行动,保护和拯救陷入危机的考拉。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 拯救考拉 跟时间赛跑



护士为车祸中幸存的考拉修正石膏



动物医院里两只拥抱在一起的小考拉



看护者抱着失去了母亲的考拉



救援人员用毛毯裹住遭遇车祸的考拉



看护者与受到救助的考拉



兽医刚为考拉做完手术,它曾被狗咬伤腹部

## 考拉的生存危机

### 城市化令栖息地减少

作为澳大利亚的象征,外形可爱的考拉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欢的动物之一,但它们正处于危机之中。1788年,欧洲人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大陆,在这之前,约有1000万只考拉居住在澳大利亚东海岸2400多公里长的桉树林中。由于皮毛很珍贵,考拉受到大肆猎杀,在澳大利亚南部考拉濒临灭绝。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昆士兰,仅在1919年就有100万只考拉被猎杀。尽管1927年允许猎杀考拉的特别季节被取消,但当时考拉的数目只剩下几万只。

在接下来50年中,澳大利亚的考拉数量有了缓慢增加,部分是因为人们将它们迁至了新的栖息地。后来城市化的发展开始威胁考拉的生存。1990年约43万只考拉栖息在澳大利亚,从那之后考拉的数目已大幅减少。十几年前,对于昆士兰东南部占地约376平方公里的“考拉海岸”的调查显示,该地区考拉的数目约为6200只,现在人们认为它们的数目在2000只左右。

“考拉经常被铁丝网困住,被狗咬死,被汽车撞死,就连人们砍掉后院里的几棵桉树也会造成考拉的死亡,它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昆士兰环境和资源管理局的研究员德维里尔斯表示。38岁的德维里尔斯15年来一直在追踪考拉,监控它们的数量,研究它们数量减少的

原因。德维里尔斯坚持认为,“如果房地产开发商们采用能够保护考拉的设计的话”,考拉和人类是能够在城市环境下共存的。不幸的是,就算做到了这些,考拉的生存还是面临威胁。

### 衣原体疾病威胁繁衍

“疾病是另一个大问题,”昆士兰防止动物虐待皇家学会的兽医乔恩·汉格表示。汉格发现,昆士兰多至一半的考拉可能感染衣原体疾病。在一些野生考拉种群中,超过50%性成熟的雌性考拉不孕。这种疾病的成因未知,但它的症状是导致泌尿生殖系统和眼部疾病,通过交配和分娩传播。与人类不一样,对于考拉来说衣原体疾病是致命的。

“曾经充满活力、不断繁衍的考拉种群现在渐渐绝迹,”汉格说道,他认为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昆士兰政府未能就考拉数量减少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应对,政府必须参与进来,采取合理措施,将考拉列为濒危物种。”

近期提交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项报告就拯救考拉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将考拉列为受威胁、濒危物种,资助一个通过监控考拉数量、测绘考拉栖息地、管理政府及私人土地来保护考拉的项目。就算这些建议被采纳的话,民间的救援野生考拉的志愿者组织也依然十分必要。

### 救援陷入危险的野生考拉

凌晨两点钟,梅根·艾特肯在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北部郊区的家中接到一个电话。42岁的艾特肯经营着一个救援野生考拉的志愿者组织,电话里调度员告诉她发现一只考拉被困在一处栅栏的铁丝网上。

艾特肯抵达现场后,发现另外两名志愿者简·戴维斯和桑德拉·皮奇已经到达现场。考拉紧紧抓着栅栏,它的皮毛被带刺的铁丝网钩住了,栅栏的另一边生长着一些高耸的桉树。借着车灯照明,艾特肯戴上皮革焊接手套。尽管考拉外表可爱,但在反抗时也会非常凶残,艾特肯就曾因此受伤。随后,她把一只钢丝笼放在距考拉较近的地面上,打开了一张厚毛毯,然后3名志愿者迅速地展开了工作。

戴维斯将毛毯覆盖在考拉身上,既是为了安抚它,也是为了让其他志愿者不被它的牙齿、爪子伤到。皮奇打开了钢丝笼盖子,艾特肯隔着毛毯将考拉牢牢抓住,将它从铁丝网上解救了出来,然后把不停挣扎、吼叫的考拉放进笼子里。

看着笼子里她们刚解救的考拉,艾特肯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考拉病了或受伤,她们应把它带到40分钟车程外的澳大利亚动物园野生动物医院。但这只考拉很健康,根据规定她们应就近放生,然而她们现在位于人口稠密的市郊,在哪里放生成了问题。于是她们打着手电筒,开始研究地图。

“这才是问题所在,”艾特肯恼怒地说道,“现在考拉可以生存的

栖息地已经少得可怜。”最终她们把考拉带至了数个街区以外的波马公园,这个公园里有一片开阔的土地,直接与海滩相连。深夜中,3位女士抬着钢丝笼在树林里穿梭,在一棵树皮发灰的桉树前停了下来。她们把笼子放在桉树下,后退之后将盖子挑开,考拉随即爬上了树干,消失在夜色中。

“祝你好运,小家伙。”艾特肯说。不过,如果这只考拉想存活,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好运。

### 照顾、治疗生病的考拉

德维里尔斯不仅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考拉研究者,也是一位无私地救助考拉的志愿者。她在位于布里斯班南部的家中收留、照顾了一些生病的考拉,小考拉鲁比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鲁比外,德维里尔斯目前还收留了另外4只考拉——卢娜、蒂亚、T先生和芒奇,她家的室内有供考拉活动的区域,室外的院子里也圈出了一块地,种满了树木供考拉活动。桉树叶是考拉的主要食物,德维里尔斯每天都去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里采集桉树叶。在过去12年中,她照顾过60多只考拉。

鲁比的身体有些问题,“鲁比明天得去医院,”德维里尔斯说,“它的呼吸道感染一直不见好转。”第二天德维里尔斯把鲁比带至澳大利亚公园野生动物医院,它是澳大利亚设施最先进的野生动物医院。鲁比入了院,进行麻醉后接受了插管喂氧及喂药,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

“鲁比得了肺炎,这可能是致

命的,对小考拉来说尤其如此。”30岁的兽医安博尔·吉勒特说道,她在医院工作了6年。德维里尔斯抚摸着麻醉了的鲁比,吉勒特用生理盐水冲洗它的肺部,并采集了样本送交实验室分析。“我猜治疗鲁比的成功率为70%。”吉勒特说,“我想这个小家伙能熬过去。”

### 对野生考拉进行跟踪监控

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德维里尔斯前往布里斯班西北部的一个小树林去找一只叫做蒂维的野生考拉,研究者们监控它已经一年多了。环境与资源管理局将几只考拉放进了蒂维的生活领地,德维里尔斯一直在记录这对当地考拉数量的影响。研究者们曾给蒂维戴上无线电项圈,德维里尔斯拿着接收器寻找蒂维的踪迹。

德维里尔斯最终在一个距离地面约15米的树枝上找到了蒂维。抓到它后,德维里尔斯展开了工作,先给蒂维打了镇定剂,然后测量了它的体重、身体长度、头部宽度、牙齿大小和磨损程度、皮毛光滑程度等。突然她说道:“我想蒂维有孩子了。”说完之后,她把手指伸进了蒂维的腹袋中,打开腹袋,小心翼翼地拿出了约10厘米长、眼睛还没睁开、没有长毛的小考拉。

看到这一景象,在场的人们都发出了惊叹,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多次目睹类似场面。德维里尔斯检查了小考拉的情况,以防有任何疾病或异常,然后轻轻地将小考拉放回母亲的腹袋中。“只要还有健康的考拉宝宝,就还有希望。”德维里尔斯轻声说道。